

采一缕冬月的暖阳

■姚秦川

我总觉得,在一年当中,没有哪一个月阳光,会像冬月那样招人喜欢,又引人追逐。

冬月的太阳不似夏季那样热烈,也不像腊月那样吝啬。它每天都会按部就班地升起,将阳光温柔地打在人们的身上,让人觉得亲切、舒坦、惬意。

冬月里,最适宜取暖的地方,当属村子里的那些老墙根。厚重的老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,经年的风吹雨打,让它们看起来颓败、苍老、暮气沉沉,又夹杂着时光远去的斑驳与风霜。它们见证了村子从贫穷到富裕,从热闹到落寞的全部过程,但依然安静地守候在村子的一隅,忠诚、顽强、死心塌地。

早起,初升的朝阳暖暖地打老墙根下,一寸一寸往上爬。最先出现在老墙根下的,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张

大爷。张大爷的右腿在打仗时落下残疾,走路时气喘得非常厉害,像一只年久失修的老风箱。

早些年,张大爷身体还比较硬朗的时候,我们都喜欢挤在老墙根下,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打仗的故事。张大爷说,自己的腿是被敌人的炸弹炸伤的,当时弹片嵌进肉里,生疼,他咬牙硬是用刀子将弹片挑出来。那一年,张大爷还不满18岁。我们听后,全都对张大爷投去无比敬佩的目光。

随后出现在老墙根下的,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朱秀才。朱秀才读过几年私塾,肚子里装满了墨水,是我们村里的能人。我们当时都觉得,长大后能成为像朱秀才那样的能人,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随着太阳的逐渐升高,老墙根下面的人越聚越多,有端着大碗吃饭的,

有抱着孩子玩的。当然,更多的则是来到老墙根下晒太阳的。人们热烈地讨论着东家长西家短,一会儿说谁家的小子该讨媳妇了,一会儿又说谁家的闺女该出嫁了。

冬月的日子,对村里人来说算是难得休憩的好时光。此时,田里的小麦正在冬眠,不需要操心;秋季收下来的苞谷,也都颗粒归仓。至于养在圈里的猪们和院子里的鸡们和鸭们,也都吃饱喝足,惬意地晒着冬月的暖阳,甚是舒坦。

冬月的日子虽然美好,但禁不住晒。在晒着暖阳的间隙中,日子过得飞快,暖阳也不像从前那样勤快了,来得晚,退得却早。

农人的日子,就这样在袅袅升起的炊烟中,在鸡飞狗叫的喧嚣里,慢慢地,缓缓地,次第老去。岁月静好,人间无忧。

念念不忘

生活手记

梳子串起三代情

■庄艺瑾

梳子,是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小物件,在我家中,却串起了三代人的深厚情感。

小时候,妈妈的身影总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穿梭,忙得不可开交。对于梳头编发这种细致活儿,她几乎没有时间,也着实不擅长。我也渐渐习惯了留短发,或者自己简单地扎个马尾。偶尔,我会羡慕别的女孩头上那精致的发髻,然后默默地隐藏起那份小小的失落。

直到我出嫁那天,晨光透过窗缝洒在房间里,妈妈早早地起了床,手里拿着一把老式木梳,站在我身后。她的动作有些生疏,却格外轻柔,一下又一下地梳理着我的长发。我从镜子里看着她,她的眼神里满是慈爱与不舍,嘴角微微颤抖,欲言又止。那是我记忆里,妈妈唯一一次为我梳头。随着梳子在发间的滑动,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知道,这一梳,是她对我深深的爱与牵挂,是我从女孩过渡到女人的庄重仪式。

时光荏苒,我渐渐发现妈妈的头发不再乌黑亮丽,银丝悄然出现。节俭的她不舍得花钱去理发店染发,我便把染发膏买回家,决定亲手为妈妈染发。我轻轻地将妈妈按坐在椅子上,拿起梳子,蘸着染发膏,在她的头发上慢慢涂抹,将染发膏一遍遍地均匀地刷在头发上。妈妈静静地坐着,偶尔抬头看看我,眼中满是欣慰。每刷一下,我都能看到妈妈曾经浓密的黑发变得稀疏,被岁月染成了白色。我心里一阵发酸,这把梳子,此刻像是一位无声的见证者,见证着妈妈为家庭、为我操劳的一生。

几年后,女儿出生了,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。每次看到我为妈妈梳头染发,她总是瞪大眼睛,一脸的好奇。待我为妈妈染好发,她竟跑过来,也拿起梳子,吵着要给我们梳头。看着她认真的表情,我和妈妈都忍不住笑了。虽然她梳得并不整齐,甚至还有些疼,但我们却笑得合不拢嘴,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时光。那一刻,三代人的心紧紧相连,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
如今,妈妈退休了,闲暇时间渐渐多了起来。她会用手机刷短视频学着怎么样编发,然后坐在阳台上,让我女儿依偎在身边,手里拿着梳子,耐心地为她扎起小辫。每当看到妈妈变着花样为女儿梳理头发,我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。妈妈那时没有时间为我梳头,如今她用自己的方式,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。

小小的梳子,就这样在三代人之间传递,它不仅仅是梳理头发的工具,更是传递爱和记忆的载体。梳子虽小,却凝聚着妈妈对我的不舍与祝福,饱含着我对妈妈的感恩与心疼,也承载着女儿对我们的依赖与亲昵。在这一梳一理间,三代人的亲情如潺潺溪流,绵延不绝,成为岁月里最珍贵、最难忘的记忆。

不语的年华

■岳桂荣



夕阳落在旁逸斜出的枝叶之间,像一个散发着微弱热光的火炉,迎着即将来临的黑暗。一树树低垂的柳枝,排成密密的绿帘,途经者的目光也跟着挤了进去。

河面水平如镜,柳树的枝桠的倒影仰躺在上面,清澈见底的水面荡出一圈圈动人的笑脸。河岸边的草地上,一朵朵淡紫色的喇叭花挺着细长的脖颈,舒展着向我张开臂膀,一副欲说还休的模样。

我淡淡地看着这些年复一年的风景,内心无一丝波澜。种种琐事在脑海中不停翻转,驱赶不散的失落像潮汐一样涌上心头,沉重了迈出的脚步。

我慢慢向前走,一栋老房子在前面静静等我。房子共有三间,红瓦青砖,墙壁随处可见的斑驳像一个泄密者,透露了老房子的过往。紧闭的大门两侧,对联已不见踪影,只留发白的黑漆落寞无语。生锈的铁锁迷离着

眼睛看向来来往往的人们,诉说着沧桑岁月曾经的盛事。

一条废弃的铁道在前面迎接着我。一片茵茵绿草与行走的风小心呵护着它的自尊,它却又义无反顾地向前方无限延展。那是它曾经努力的方向。它曾经不知疲倦地驮着无数的人和无数人的希望匍匐前行,把五湖四海的他们送到目的地。

那时的它一定是骄傲的,而此时的它一定是落寞的。但它仿佛又是在欣然自得中坚守住落寞。

风儿常常轻抚它平行向前的翅膀,阳光经常亲吻它宽阔的胸膛,雨点偶尔打湿它裸露的肋骨,它始终不言不语,一动不动,安静地享受着风风雨雨,如同享受曾经的一世繁华。

安静的旧铁道激荡着我的胸怀,我在久压抑的情绪陡然落地。前方的道路在我眼前慢慢铺展开来,虽然崎岖不平,甚至迷雾重重,但我内心的坚定让前方的路有了希望的光。

大千世界

花开诗旅

柿子红了

■丁桂兴

在秋画布上
柿子红了
像一盏盏小灯笼,
挂满岁月的枝头

那艳丽的红
是太阳曾经遗落的火种
点燃了山川久违的喜悦
田野在秋风中笑得颤抖

每一个柿子
甜蜜的圆圆酒窝
盛满丰收的佳酿
醉了农人的眼眸

风拂过,柿子轻晃
分享心中的快乐
红得纯粹,红得火热
把生活的美好诉说

孩子们嬉闹在树下
伸手触摸那一抹红
笑声在空气中回荡
柿子红,是幸福的象征

这满树的红啊
是大地捧出的珍宝
映照着我们的脸庞
喜悦在心头闪耀

【烟火人间】

回忆品尝过的美食,那是与朋友们围坐一堂的欢喜;那是流连于异乡的街角巷尾,被一道食物触动的奇妙邂逅;那也是味蕾被熟悉的味道唤醒,对家乡美食的深切眷恋,是对根的追寻,对家的思念。

——司红

【车马喧嚣】

车马喧嚣,是城市的活动,是生活的节奏。它见证了城市的繁华与发展,记录了人们的欢笑与泪水。在这喧嚣之中,我们或许会感到疲惫,但也会找到前进的动力。正是这喧嚣,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。

——李洋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风雨】

在时光的长河中,每一缕风、每一滴水,都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,轻轻勾勒着过往与未来的轮廓。它们带着季节的呢喃,穿梭于岁月的缝隙,以独有的方式,向我们诉说着那些关于遗忘与铭记、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

——黄信波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